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532503421

10位ISBN编号：7532503429

出版时间：1988-11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施耐庵 罗贯中

页数：14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 前言

《水浒》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伟大的小说，在今天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明容輿堂刻百回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是《水浒》流传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本子，对研究《水游》具有重大价值；同时书中的评语也颇有值得注意之处，已引起研究明代文学批评者的重视。

《水辩》的版本情况相当复杂，有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在繁本中，现在所见到的最早本子为一部明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时的刻本，但只残存五回（第五十一回至第五十五回）；其次是明万历丁七年（一五八九）天都外臣序别本，但系后印本，其中不少篇页是清康熙间石渠阁补别的，有一些篇页可能还是在那以后补刻的；再其次郎是此本，卷首有李贽（一五二七—二六〇二，号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叙》的后边有一行文字，庚戌仲夏日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

当是此本刊记时所书，则此本当别于万历三十八年（二六一〇）庚戌，仅后于天都外臣序刻本二十一年。

因此，也可以说，这是现今还保存着的繁本《水浒》的最早的完整的本子；或者说，这是现今还保存着的百回本《水浒》的唯一完整的万历刻本。

总之，由于天都外臣序刻本和此本的存在，我们才能知道《水浒》繁本的较原始的面貌。

现存天都外臣序刻本的大部分篇页虽早于此本，但却也有不少篇页迟于此本；两种本子实可相互补正。

对《水浒》研究者来说，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 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古典名著之一。  
以形象苍凉的笔墨，描写了农民军的悲壮和惨烈。  
为元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作。  
选用现存明刻本中最完善的版本容与堂本。

《水浒传》是我国优秀的古代白话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  
它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又经久不衰，百读不厌。  
这次推出的《水浒全传》，是该书众多版本中内容最全的一百廿回本。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作者简介

109.8万字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书籍目录

水浒传目录引首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第三回 史大朗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宫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

## &lt;&lt;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gt;&gt;

## 章节摘录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穿一领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禅杖，抡起来打两个公人。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认得是鲁智深。林冲连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话说。”智深听得，收住禅杖。两个公人呆了半晌，动弹不得。林冲道：“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分付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鲁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断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的你断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他到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厮两个。”林冲劝道：“既然师兄救了我，你休害他两个性命。”鲁智深喝道：“你这两个撮鸟！洒家不看兄弟面时，把你这两个都剁做肉酱；且看兄弟面皮，饶你两个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喝道：“你这两个撮鸟！快搀兄弟，都跟洒家来。”提了禅杖先走。两个公人那里敢回话，只叫：“林教头救俺两个。”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包裹，一同跟出林子来。行得三四里路程，见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个人入来坐下。看那店时，但见：前临驿路，后接溪村。数株桃柳绿阴浓，几处葵榴红影乱。门外森森麻麦，窗前猗猗荷花。轻轻酒旆舞薰风，短短芦帘遮酷日。壁边瓦瓮，白冷冷满贮村醪；架上磁瓶，香喷喷新开社酝。白发田翁亲涤器，红颜村女笑当垆。当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唤酒保买五七斤肉，打两角酒来吃，回些面来打饼。酒保一面整治，把酒来筛。两个公人道：“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里住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两个公人那里敢再开口。

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还了酒钱，出离了村店。

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

”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

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

”两个公人听了，暗暗地道：“苦也！”

却是坏了我们的勾当，转去时怎回话？

且只得随顺他，一处行路。

”有诗为证：最恨奸谋欺白日，独持义气薄黄金。

迢迢不畏千程路，辛苦惟存一片心。

自此途中被鲁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

好便骂，不好便打。

两个公人不敢高声，只怕和尚发作。

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着车子行着。

两个公人怀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随顺着行。

鲁智深一路买酒买肉，将息林冲，那两个公人也吃。

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两个公人打火做饭，谁敢不依他？

二人暗商量：“我们被这和和尚监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

”薛霸道：“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廨宇里新来了个僧人，唤做鲁智深，想来必是他。

回去实说：俺要在野猪林结果他，被这和和尚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下手不得。

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着陆谦自去寻这和和尚便了。

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干净。

”董超道：“也说的是。

”两个暗商量了不题。

话休絮絮。

被智深监押不离，行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有七十里路程。

一路去都有人家，再无僻净处了。

鲁智深打听得实了，就松林里少歇。

智深对林冲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了。

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净去处，洒家已打听实了。

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

”林冲道：“师兄回去，泰山处可说知，防护之恩，不死当以厚报。

”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

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

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

”两个道：“再怎敢？”

皆是太尉差遣。

”接了银子，却待分手，鲁智深看着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

”二人答道：“小人头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

”智深抡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的树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道：“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与这树一般。

”摆着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

”自回去了。

董超、薛霸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入去。

林冲道：“上下，俺们自去罢。

”两个公人道：“好个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树。

”林冲道：“这个直得甚么？”

## &lt;&lt;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gt;&gt;

相国寺一株柳树，连根也拔将出来。

”二人只把头来摇，方才得知是实。

三人当下离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

但见：古道孤村，路傍酒店。

杨柳岸，晓垂锦旆；莲花荡，风拂青帘。

刘伶仰卧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

社酝壮农夫之胆，村醪助野叟之容。

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当来。

三个人入酒店里来，林冲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

董、薛二人，半日方才得自在。

只见那店里有几处座头，三五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

林冲与两个公人坐了半个时辰，酒保并不来问。

林冲等得不耐烦，把桌子敲着说道：“你这店主人好欺客，见我是个犯人，便不来睬着，我须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

”主人说道：“你这是原来不知我的好意。

”林冲道：“不卖酒肉与我，有甚好意？”

”店主人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

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

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

’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

我是好意。

”林冲听了，对两个公人道：“我在东京教军时，常常听得军中传说柴大官人名字，却原来在这里。

我们何不同去投奔他。

”董超、薛霸寻思道：“既然如此，有甚亏了我们处？”

”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问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庄在何处，我等正要寻他。

”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约过三二里路，大石桥边转弯抹角，那个大庄院便是。

”林冲等谢了店主人，三个出门，果然三二里，见座大石桥。

过得桥来，一条平坦大路，早望见绿柳阴中显出那座庄院。

四下一周遭一条涧河，两岸边都是垂杨大树，树阴中一遭粉墙。

转弯来到庄前，看时，好个大庄院！

但见：门迎黄道，山接青龙。

万枝桃绽武陵溪，千树花开金谷苑。

聚贤堂上，四时有不谢奇花；百卉厅前，八节赛长春佳景。

堂悬敕额金牌，家有誓书铁券。

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级高堂；画栋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

不是当朝勋戚第，也应前代帝王家。

三个人来到庄上，见那条阔板桥上，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乘凉。

三个人来到桥边，与庄客施礼罢，林冲说道：“相烦大哥报与大官人知道：京师有个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见。

”庄客齐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时，有酒食钱财与你，今早出猎去了。

”林冲道：“不知几时回来？”

”庄客道：“说不定，只怕投东庄去歇，也不见得。

许你不得。

”林冲道：“如此是我没福，不得相遇，我们去罢。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别了众庄客，和两个公人再回旧路，肚里好生愁闷。  
行了半里多路，只见远远的从林子深处，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但见：人人俊丽，个个英雄。  
数十匹骏马嘶风，两三面绣旗弄日。  
粉青毡笠，似倒翻荷叶高擎；绛色红缨，如烂熳莲花乱插。  
飞鱼袋内，高插着装金雀画细轻弓；狮子壶中，整攒着点翠雕翎端正箭。  
牵几只赶獐细犬，擎数对拿兔苍鹰。  
穿云俊鹤顿绒绦，脱帽锦雕寻护指。  
?风利，就鞍边微露寒光；画鼓团?马上时间闻响震。  
鞍边拴系，无非天外飞禽；马上擎抬，尽是山中走兽。  
好似晋王临紫塞，浑如汉武到长杨。  
那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中间捧着一位官人，骑一匹雪白卷毛马。  
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  
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胸绣花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环绦，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  
带一张弓，插一壶箭，引领从人，都到庄上来。  
林冲看了，寻思道：“敢是柴大官人么？”  
”又不敢问他，只自肚里踌躇。  
只见那马上年少的官人纵马前来问道：“这位带枷的是甚人？”  
”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为因恶了高太尉，寻事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刺配此沧州。  
闻得前面酒店里说，这里有个招贤纳士好汉柴大官人，因此特来相投。  
不期缘浅，不得相遇。  
”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迓。  
”就草地上便拜。  
林冲连忙答礼。  
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庄上来。  
那庄客们看见，大开了庄门，柴进直请到厅前。  
两个叙礼罢，柴进说道：“小可久闻教头大名，不期今日来踏贱地，足称平生渴仰之愿。  
”林冲答道：“微贱林冲，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宇，谁人不敬？  
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来此，得识尊颜，宿生万幸。  
”柴进再三谦让，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带坐了。  
跟柴进的伴当，各自牵了马，去院后歇息，不在话下。  
柴进便唤庄客，叫将酒来。  
不移时，只见数个庄客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  
柴进见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恁地轻意？  
快将进去。  
先把果盒酒来，随即杀羊相待，快去整治。  
”林冲起身谢道：“大官人，不必多赐，只此十分够了。  
”柴进道：“休如此说。  
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  
”庄客不敢违命，先捧出果盒酒来。  
柴进起身，一面手执三杯。  
林冲谢了柴进，饮酒罢，两个公人一同饮了。  
柴进说：“教头请里面少坐。  
”柴进随即解了弓袋箭壶，就请两个公人一同饮酒。  
柴进当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两个公人在林冲肩下。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叙说些闲话，江湖上的勾当，不觉红日西沉。

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

柴进亲自举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将汤来吃。

”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报道：“教师来也。

”柴进道：“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好，快抬一张桌来。

”林冲起身看时，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

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的师父。

”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

”那人全不睬着，也不还礼。

林冲不敢抬头。

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

”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

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

”却不躬身答礼。

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

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

洪教头亦不相让，便去上首便坐。

柴进看了，又不喜欢。

林冲只得肩下坐了，两个公人亦就坐了。

洪教头便问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礼管待配军？

”柴进道：“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

”洪教头道：“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师，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

大官人如何忒认真？

”林冲听了，并不做声。

柴进说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

”洪教头怪这柴进说“休小觑他”，便跳起身来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

”柴进大笑道：“也好！

也好！

林武师，你心下如何？

”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

”洪教头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会，心中先怯了。

”因此越来越惹林冲使棒。

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柴进道：“且把酒来吃着，待月上来也罢。

”当下又吃过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来了，照见厅堂里面，如同白日。

柴进起身道：“二位教头较量一棒。

”林冲自肚里寻思道：“这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师父，不争我一棒打翻了他，须不好看。

”柴进见林冲踌躇，便道：“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

林武师休得要推辞，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

”柴进说这话，原来只怕林冲碍柴进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

林冲见柴进说开就里，方才放心。

只见洪教头先起身道：“来，来，来！

和你使一棒看。

”一齐都哄出堂后空地上。

庄客拿一束棍棒来，放在地下。

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条棒，使个旗鼓，喝道：“来，来，来！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柴进道：“林武师，请较量一棒。

”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话。

”就地也拿了一条棒起来道：“师父请教。

”洪教头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

林冲拿着棒，使出山东大擂，打将入来。

洪教头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来抢林冲。

两个教头就明月地下交手，真个好看。

怎见是山东大擂，但见：山东大擂，河北夹枪。

大擂棒是穴内喷来，夹枪棒是巨蟒巢中窜出。

大擂棒似连根拔怪树，夹枪棒如遍地卷枯藤。

两条海内抢珠龙，一对岩前争食虎。

两个教头在明月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见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叫一声：“少歇。

”柴进道：“教头如何不使本事？

”林冲道：“小人输了。

”柴进道：“未见二位较量，怎便是输了？

”林冲道：“小人只多这具枷，因此，权当输了。

”柴进道：“是小可一时失了计较。

”大笑着道：“这个容易。

”便叫庄客取十两银子，当时将至。

柴进对押解两个公人道：“小可大胆，相烦二位下顾，权把林教头枷开了，明日牢城营内但有事务，都在小可身上，白银十两相送。

”董超、薛霸见了柴进人物轩昂，不敢违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两银子，亦不怕他走了。

薛霸随即把林冲护身枷开了。

柴进大喜道：“今番两位教师再试一棒。

”洪教头见他却才棒法怯了，肚里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

柴进叫道：“且住！

”叫庄客取出一锭银来，重二十五两。

无一时，至面前。

柴进乃言：“二位教头比试，非比其他，这锭银子，权为利物；若是赢的，便将此银子去。

”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

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

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

”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

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

”便使棒盖将入来。

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

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膂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

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

众人一齐大笑。

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

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柴进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后堂饮酒，叫将利物来，送还教师。

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过，只得收了。

正是：欺人意气总难堪，冷眼旁观也不甘。

请看受伤并折利，方知骄傲是羞惭。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

又住了五七日，两个公人催促要行。

柴进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写两封书，分付林冲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

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

”即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又将银五两贳发两个公人，吃了一夜酒。

次日天明，吃了早饭，叫庄客挑了三个的行李，林冲依旧带上枷，辞了柴进便行。

柴进送出庄门作别，分付道：“待几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来与教头。

”林冲谢道：“如何报谢大官人！

”两个公人相谢了。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